



中秋月最圆

■ 岳秀红

所有的游子
都是老家的
母亲放出的
一只只风筝
所有风筝的线
都是一年三百六
十五天
不更长,也不更短

每一位老家的母亲
心头都系着
只数不等的风筝线头
并在心里一日一日数
风筝归家的日子
这才是母亲的心,终于踏实
的日子

一年一次雷打不动赶回老家
陪母亲过中秋节
是我一直坚持的习惯
因为我知道,我的母亲
心头一样永远系着
我这只风筝的线头
只有我在中秋回了老家
母亲才认定:中秋月最圆

舌尖还留着
那年中秋

■ 唐红生

芝麻花悄然绽放
一节一节,向天空伸展
散发淡香
微风中,回望儿时的中秋

母亲把新割的芝麻秆,
扎成束 晾就一排矮墙
捶打着秋
籽粒簌簌坠入竹匾
汇成银河
总有几颗星子,散落石缝

月饼是母亲自做的
比月亮还圆
饼面撒满芝麻
咬一口,香气沿月光爬上屋檐
幸福便在舌尖流淌

如今,吃着超市的月饼
虽精致,却再捡不回
那几粒卡在老家石缝间的芝麻

月光谣

■ 杨丽丽

风把云絮变得很薄
露出月亮的笑脸
照在晾衣绳的衬衫上
照在未关的窗棂上
照在我刚剥好的石榴籽上

老桂树在巷口哼着旧调
每片花瓣都带着
外婆搪瓷碗里的甜
我把思念折成纸船
放进如水的月光里

城市的灯海在远处摇晃
唯有月光是安静的锚
它漫过我摊开的信笺——
那里有我刚写下的
那句“想家”

收获

■ 韩长文

圆润的影子
闪烁如意吉祥的景象
山风载着稻香
与野花的芬芳
在秋日的思念中歌唱
中秋那一轮明月
格外圆透亮
洒落幸福的光辉
照亮我深爱的故乡
也照亮我思念的心房
细看红尘里
无从隐藏的悲喜
静静聆听
梦中
思乡的心
轻轻吟唱
温热的泪
悄然滑落



秋日对月抒怀

□ 潘玉毅

月亮于我而言,宛如一个老朋友。看到它,我就会想起自己小的时候。那时母亲为了让我专心学习,针对课外书下“禁书令”。为了躲避“严查”,我总是在关掉灯后,偷偷地打开窗户,将书放在窗台上。月光盈盈如水,无从把握,然而集光成束,可以秉月为烛,用来点亮书上的文字。月光幽微,映照得不是很分明,还时不时被乌云挡住,但总归是聊胜于无,而且长夜漫漫,好像也不是那么着急。我或站或跪,一看就是一晚。当然,有时候也纯粹地只是赏月,看它如玉盘,如舟楫,如时光剪影。

可巧的是,我读的那些书里,也有无数人在望月、咏月。从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”,到苏轼的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再到黄仲则的“飘飘白袷当回风,三五月照高楼空”,月亮好像知晓并见证着

又是一年中秋,我们一家人照例聚不齐,有人在北方加班,有人在南方出差,好在还有个热热闹闹的家族微信群。晚上七点刚过,群里就飘起了几条试探性的消息。

“你们那里月亮出来了吗?”
“我这云厚,还看不见。”
最先晒照的是在北方工作的表妹,她发来一张照片,配文“公司楼下拍的”。照片里,一轮皎洁的明月悬挂在都市摩天楼宇之上,画面清晰,构图标准。“真好看!”群里顿时响起一片赞美。

“都出来晒月亮了!”表妹一声吆喝,配了个烟花盛放的表情包,“本届‘晒月亮’大赛现在开始!”这像一声发令枪,大家纷纷行动起来。
大伯紧跟着发来一张,说是在小区遛弯拍的。月亮倒是拍进去了,可角度没找好,巨大的电线杆成了主角,月亮缩在角落里,像个不小心闯

入镜头的路人。
接着是我妈。点开图,一片漆黑的夜空里,只有一个过度曝光的、白晃晃的小圆点。她的语音跟着来了:“哎哟,怎么一拍就成这样了?刚刚明明亮得很!”
我忙不迭地跑到阳台,把手机架在护栏上认真构图,刚屏住呼吸按下快门,结果楼下忽然有车疾驰而过,车灯一晃,照片糊成一团柔和的光晕。看来,“晒月亮”也是个技术活。

一时间,群里充满了各种模糊的、歪斜的月亮照片。我们像是在比赛“谁的月亮最高谱”,嘻嘻哈哈,互相调侃,节日的氛围反而在这份笨拙的分享里热络起来。
正当我们讨论“谁的拍摄技术最烂”时,刚上小学的侄女交“作业”了。她发的不是照片,而是一幅蜡笔画:一个硕大无比的黄色圆圈,周围用黄色的蜡笔疯狂地涂满了光芒,圆

月光盈盈如水,无从把握,然而集光成束,可以秉月为烛,用来点亮书上的文字。

眼。铮铮琮琮、铮铮琮琮,像少年人无聊,把那玉石轻敲,像中年人赋闲,随意击打着什么。入耳皆悦,因为这才是故乡、是乡村该有的模样。

没来由地,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那只獐和那个刺獐的少年。叉子,月亮,西瓜,獐,戴银项圈的小英雄……几十年过去了,初中课本上《故乡》的那幅插图依然让我印象深刻。我家院子里也有几片菜畦,菜畦上母亲依照时序种了些瓜果蔬菜,黄瓜、西瓜、番薯、土豆、萝卜、豆角……夏日的夜里,经常可以看到萤火虫在月光的掩护下打着灯笼穿梭于草叶间,我原以为它们是巡逻的士兵,后来才知它们竟是梁上君子。

思绪化足而飞,我蹑手蹑脚地跟在它们身后,想要出其不意吓它们一跳,不经意间,走着走着就走回了我的童年。

圈里还画了两个手牵手的小人。她用稚嫩的语言说:“我画的是月亮!我和奶奶在月亮里跳舞!”群里顿时纷纷被“画得真棒”的赞美刷屏。

这时,一向沉默寡言的爸爸突然发了一张图。点开一看,那“月亮”黄澄澄、油汪汪,静静地躺在白瓷盘里——是个咸鸭蛋黄。还没等我们发出疑问,他紧跟着发了一条语音,背景音里是电视的喧闹声:“我这个月亮呀,又圆又黄又亮,还能吃,怎么都比天上的那个实在吧!”

群里还在笑闹,说要给我爸颁发“最佳馋人奖”。我望着群里那枚油亮亮的咸蛋黄,又抬头看看天上那轮被我们拍得歪瓜裂枣的真月亮,心里暖烘烘的。窗外月色正浓,而我知道,这场“晒月亮”大赛哪有什么输赢,能把天南地北的我们聚在屏幕前,分享同一个月亮的欢喜,本身就是最好的团圆。



“纸月饼”

□ 侯龙柱

我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紫色相框,相框里是几个“纸月饼”。
多年前,工厂倒闭,我下岗了。待在家里,心情极度郁闷,丈夫又经常出差,淘气的儿子就成了我的出气筒。那天早上刚起床,我在厨房里准备早餐,半天不见儿子出来,一看原来他在洗脸盆里洗袜子,水把上衣袖子溅湿了一大片。我把儿子拉到客厅里开始训斥:“你不好好洗脸,洗袜子干什么?妈妈下岗,天天在家没事做,还用得着你洗袜子吗?是不是又想玩水……”

儿子抿着嘴唇,沉默片刻,委屈地说:“我看妈妈心情不好,想自己洗了袜子,让你高兴一下,可结果把袖子弄湿了……”儿子的话像针一样刺痛了我的心。是啊,下岗一个月来,我自己天天都是这样的情绪面对儿子,而他却努力地想让我开心,我感到羞愧极了。把儿子送到学校后,我给做心理咨询的同学打电话,想参加她的培训班。

半年的培训课程结束后恰逢中秋节前夕,我要到外地参加心理咨询师考试。那天,丈夫和儿子送我去火车站,上车前,儿子把一个信封递到我手中:“妈妈,这是我送给你

的中秋节礼物,祝你考试成功,你要等到中秋节晚上才能把它打开啊……”我抚摸着儿子的头,高兴地答应了几子。

中秋之夜,我在餐厅匆匆吃过晚饭,回到房间准备复习,忽然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:“妈妈,祝你中秋节快乐!可别忘了看我的礼物。”

挂断电话,我打开信封,取出折叠的纸张,只见上面画的是五个月饼。中间是一个大月饼,旁边围着四个小月饼。每个月饼都有不同的“馅料”,中间的大月饼上面是“祝妈妈考试成功”,四个小月饼上面依次是“幸福、快乐、年轻、自信”。

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,不会写的字他就用拼音代替。看着这些“纸月饼”和歪歪扭扭的字,我禁不住泪流满面。儿子虽小却很懂事,用这种方式祝福中秋节佳节,也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妈妈找回自信。

现在,我已通过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考试,并成立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,而儿子送的“礼物”,一直被我珍藏着。每当遇到挫折,只要看看这“纸月饼”,我浑身充满了战胜困难的力量和勇气。

前我咋没注意这个?”

丈夫看着女儿,话匣子也打开了,讲起“嫦娥奔月”的故事,还讲起吃月饼的传统习俗。一提吃月饼,大家更来兴致。儿子说他要吃“肉馅”和“芙蓉馅”的,女儿要吃“草莓味”和“花生冰糖馅”的……

如今,儿子已经远飞他乡,中秋月圆之际,注定无法与家人共度。那“赏月吟诗作月令”之事犹在昨夕,让我忍不住思念卷成雨,蒙眬了眼,温暖着情,映一轮明月在心头。

月下守兔人

□ 彭功智

季美林曾说,他小时候最郑重其事做过的一件傻事,便是中秋夜坐在院中的蒲团上,说要替月亮里的嫦娥娘娘守一守那只捣药的玉兔。

上世纪80年代,爷爷、奶奶在镇上的菜场种菜。有一年中秋,菜场破天荒地给每位员工发了两个月饼,爷爷奶奶一共领到四个,但我家一共有七口人,一人一个都不够分。

八月十五夜,月亮如一盏擦得锃亮的银灯,澄澈的光线洒向土坯墙,漫过柴垛尖,穿透丝瓜架,把老家的后院照得明亮清静。爷爷将四个月饼切成小块,沿着搪瓷圆盘边缘均匀摆放,茶盘正中放着一只稍小的白色小瓷碟,那姿态真像天上的明月。然后又把树上已熟的石榴摘下细分成粒,围着小瓷碟摆了里外两圈。我摇晃脑袋,挥动小手,一边看爷爷摆盘,一边唱:“八月十五月儿明呀,爷爷为我打月饼啊,月饼圆圆甜又香啊。”眼前的月饼虽不是爷爷亲手做的,我却开心地蹦跳欢腾,巴不得早点儿吃到嘴里。

一切准备妥当后,爷爷说:“等到了半夜啊,月宫里的嫦娥仙子就会把她怀里的玉兔放出来,谁要是看见了那只兔子,这輩子可就能吃穿不愁喽!”我和弟弟坐在院坝里,一边小口抿着月饼,连手指上残留的月饼渣都要用舌头反复吮吸,一边等兔子跑出来。爷爷嘟摸着嘴,轻声哼着:“圆月圆,月饼甜,散了月亮好解馋。”那跑调的声音和表情逗乐了大家。

等到夜深,露水打湿了肩头,却连玉兔的影子都没见到,我的眼皮止不住地打架,迷糊中我歪倒在桌旁边,被大人笑着抱回屋,梦里我还嘟咕着:“那个玉兔的眼睛又圆又大,像宝石一样……”

又盼到第二年中秋节,结果那天大雨倾盆,整晚未停,我们仍没看到玉兔。有一次,我悄悄问爷爷,他是否见过月宫的玉兔?他哈哈大笑:“打从记事起,年年中秋都守着看玉兔,但从没看到过。”“那为啥还年年都守玉兔呢?”我不解地问。“这个嘛,等你长大就晓得喽!”爷爷轻抚我的小脑袋瓜。

季美林写道,他小时候的傻事,现在想来都是诗。我也想明白了,爷爷当年守的哪里是玉兔,分明是对子孙深沉的爱和对今后安逸生活的深切期盼。

